

詩的生命躍動

—賞析南宋江湖詩人許棐作品中蘊涵的生命觀

蔡長佑

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許棐是南宋時期重要的江湖詩人，詩史上卻少有人提及，也鮮少有人研究其文學作品。他能文、能詩亦兼擅詞，可說是一位全才型的文人。身為江湖詩人，卻不似江湖謁客那般以詩來向權貴行謁、求取錢財，獲得生活所需。一生雖處貧困，卻能安貧樂道，沒有偉大事功，卻懷有對家國民情的關懷。雖說時勢造英雄，但在南宋晚期國家局勢動盪不安之際，政治上無從發揮，只好歸隱田園轉而關注對學問的探求及生命的體悟。

本文試圖從生命觀的角度來解讀許棐。首先了解其生平行歷，時代背景與南宋詩學發展對許棐起了哪些程度的影響；其次，試著從許棐的賞梅詩切入，了解其生命哲學與文學底蘊；再其次，江湖詩派為南宋晚期主要的文學派別，因此，從許棐與江湖詩友的交游詩中，嘗試著了解江湖詩派所要呈現的觀點，從中來認識江湖派中幾位重要人物的生平、思想、作品及其對許棐的影響；最後，探討「貧」在潛移默化中對許棐人生發揮正面的提煉作用，來總結許棐生命價值的層次。

詩是作者生活與心情的記錄，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氛圍與社會概況，透過詩的研究分析，可以了解作者的人品、生命態度及所要傳達的思想。而生命中的某個特定事件，可以是人、事或物，對當事人的影響及當事人從每一個經歷當中所獲得的種種體悟，也是寫作本文所要探討的目的。

關鍵詞：許棐、江湖詩人、劉克莊、陳起、生命觀



一、前言

南宋晚期，一位文人隱士，在歷經戰火摧殘及民生凋蔽之苦，來到秦溪之畔，築小屋於溪之北，將心志寄託於天地之間，悠遊於書海之中與古人神交，於小屋週圍手植數十株梅樹，自號「梅屋」。許棐在屋內的牆壁上懸掛白香山與蘇東坡二人畫像，《融春室記》中云：「陋室第三桁下分立四榻，中垂一簾，對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¹《宋百家詩存》：「許棐……慕香山東坡，畫二像懸室中事之。」²其何以獨鍾這兩位先生而掛其像事之？許棐《寫真自贊》亦云：「人道女不似我，我道別無人似女。似我，非森森千丈松之精神。不似我也，非濯濯春月柳之標度。似不似皆得人憎，然亦有一些好處，好處是今人衣冠，包著個古人腸肚。」³好一個今人衣冠包著個古人腸肚，這說明許棐崇尚古風，仰慕古時賢達，尤其前朝白居易與蘇軾二人。

白、蘇二人一生經歷及出處行藏頗多相似之處，早年皆熱衷於政治，但為官之路卻波折不斷，飽受貶謫之苦，歷經風霜與人情冷暖，這樣的磨難卻也是促使他們人格向上提昇的墊腳石。諸多的逆境，豐富化與深刻化了人生體悟，讓他們的文學思想更臻化境，在飽經磨難之後，承受、理解這些憂患，最終並超越了它。白、蘇二人為後世文人所示現的是一種雖身處逆境卻不為其所累，而達致超然物外、與世無爭，在精神層面上無所掛礙的境界。許棐所仰慕二位先生者何？無非就是生命中所流露出的曠達胸懷與經過苦難淬煉之後所達致的文學思想高度。

許棐（1189？～1249 年），南宋晚期重要的文人之一，詩、詞、散文兼擅長，在張宏生所著的《江湖詩派研究》及諸多後人的論著當中，皆將許棐列為江湖派詩人。《宋史》中並無記載其傳記，後人所著的詩詞文集當中也僅零星見到對許棐生平的記載。如《全宋詞》：「棐字忱父，海鹽人，自號梅屋。嘉熙中，隱居秦溪。淳祐九年（1249 年）卒。」⁴《詞林紀事》：「棐，字忱夫，海鹽人，海鹽縣圖經，忱夫，嘉熙中隱居秦溪，於水南種梅數十樹，自號梅

¹許棐：《獻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16。

²曹庭棟：《欽定四庫全書·宋百家詩存》卷 36，臺北：臺灣商務書局出版，1983 年，頁 1。

³許棐：《融春小綴》，《宋集珍本叢刊》第 10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頁 184。

⁴唐圭璋編：《全宋詞》第四冊，臺北：明倫出版社，1973 年，頁 2863。



屋……⁵」《兩宋名賢小集》：「許棐，字忱父，海鹽人，嘉熙中隱居秦溪，種梅數十樹，構屋讀書，自號梅屋。⁶」……。

曾維剛〈論許棐及其詩〉對其性格做了剖析：「許棐雖名列江湖詩派，但頗標異格，不樂仕宦，安於清貧，潛心於學，亦近理學士人的作風，而不像一般江湖士人那樣游謁江湖，干求官祿。⁷」許棐於其《融春室記》中提到：「予多病畏寒，未冬為縮殼蝸矣。⁸」據上述之言，加以性喜梅之清高隱逸及隱居秦溪一事，若以世壽 60 歲來推斷，則應當生於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 年）。

許棐生逢南宋晚期，當時的政治局勢與社會風氣對他造成極其深遠的影響。當時社會上盛行一股江湖詩風，這股詩風的傾向是為了打破江西詩派的藩籬、去其弊端，轉而仿效「四靈」，學習「晚唐」詩，但江湖派的格調比四靈寬廣得多，面向也比所宗的晚唐詩人來的寬闊。許棐在如此氛圍的影響下，其詩學取向隱約中也透露出這種風尚。《梅屋記》，許棐自比林逋：「昔吟逋愛梅，未嘗一日去梅，爾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饑人畫餅，奚益？請去扁。予曰：向也以梅為梅，今也以心為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觀，不可以物視，片木二字而已，理觀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豈襟袖外物哉？」⁹」這句話表現出許棐對北宋晚唐體詩人林逋的一種喜愛之情。《贈元耘軒》一詩亦有提到「詩名壓盡江湖客，要在唐人向上居¹⁰」，也道盡許棐崇尚晚唐詩風的傾向。

許棐所留傳下來的作品，有關詩的部份在《全宋詩》中就搜羅了一百九十多首，其中近體詩就佔了絕大部份。清代儒者曹庭棟稱許棐詩「清俊閒遠，尤長於絕句¹¹」，清人沈季友亦稱讚許棐為「梅屋高士」，其詩「長於近體，頗多清新之調¹²」。其他作品則有：《梅屋詩稿》一卷、《融春小綴》一卷、《梅屋三稿》

⁵ 張思巖輯：《詞林紀事》卷 12，臺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 年，頁 300。

⁶ 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欽定四庫全書、兩宋名賢小集》卷 29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4 冊，1986 年，頁 314。

⁷ 曾維剛：〈論許棐及其詩〉，《文學遺產》第 2 期，北京：文學遺產出版社，2010 年。

⁸ 許棐：《獻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16。

⁹ 許棐：《獻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14。

¹⁰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47。

¹¹ 曹庭棟：《宋百家詩存》卷卅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882。

¹² 沈季友：《樵李詩繫》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72。



一卷、《梅屋四稿》一卷及《獻醜集》一卷等。

二、受政治因素影響的南宋詩學

文學是社會風氣的反映，同時，作品風格又是作者人格的反映。中國古代詩人的心態與政治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因之政局的變化往往影響世人的心態。¹³

這句話摘錄自《詩心的探索》一書。的確，文學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心聲，而文人往往將其情感自然又毫無保留地在作品當中呈現出來，因此從其作品不但可以直接認識作者本身，還可以對作者的人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古時的文人具有憂時憂民、悲天憫人的入世情懷，只有通過科舉的試驗取得從政的入場券，才有進一步實踐理想抱負的機會，因此，政治影響文人的心態，政局的變化則造成世人心態的起伏。「靖康之難」帶給宋代人民的恥辱是一種難以抹滅的記憶，中原的陷落使得南宋王朝不得不以卑躬曲膝之態，委曲求全，來換得偏安江南的局面。主政者的昏庸，讓愛國之士與中興名將紛紛遭到奸臣陷害而從容就義，這更激發了眾多老百姓和深具民族自尊心的士大夫們的愛國情操。

南宋詩歌體現了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人們的願望和要求，從「靖康之難」開始，詩人們便逐漸拋棄江西詩派『奪胎換骨』、『取古陳言』的陳規陋習，使詩歌創作面向社會人生，反映多災多難的時代生活，反映貫串於整個南宋政壇的奮發圖強與苟且偷安的鬥爭，表達人民要求恢復中原的心聲，詩風為之一變。¹⁴

基本上，「永嘉四靈」的出現，為南宋詩學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四靈之前的南宋早期，宋詩的創作與發展已然進入繼北宋後期繁榮階段的另一個黃金時期。南宋早期的詩壇以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四位具有「中興四大詩人」之稱的詩人為代表。這一時期的詩人大多屬於江西詩派，他們的思想中隱約可看出受到蘇黃詩風的影響，但時局的演變迫使他們不得不重新檢視所謂「江西體」的文風取向，轉而抒寫具有抗戰精神與愛國情操為特色的詩篇。總之，這一時期的獨創意識已經開始覺醒，詩歌的創作題材也開始逐步擴

¹³ 黃雅莉：《詩心的探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頁161。

¹⁴ 馬積高、黃鈞：《中國古代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112。



大，並由「尊杜」、「宗黃」轉而向大自然學習，感時憂民的愛國主義也成為詩歌的創作主題。

到了南宋晚期，社會環境的變遷與平民老百姓對所謂傳統的反抗，才導致永嘉四靈及其後的江湖派詩人的出現，詩的風格取向才又出現新的發展。南宋亡國前夕更加重了民族的憂患意識，一批批的愛國詩人紛紛崛起於南宋晚年的詩壇。南宋詩學的發展到了四靈與江湖派時本就已經出現了衰敗之氣，而這些愛國之士卻以其悲壯的氣度為宋詩留下最後一頁篇章。

三、許棐詩賞析

(一) 賞梅詩

許棐是極其喜梅的一位文人，在其《梅屋記》中曾自比於以「梅妻子鶴」聞名於世的北宋詩人林和靖先生，其所居住的梅屋也因為四週圍種植了許多梅樹因而得名。「梅」是君子的象徵，散發出一種獨特的氣質，一種寂靜中的安然自在，一種「凌寒獨自開¹⁵」的孤高自傲，在天寒地凍、百物寂然的惡劣環境中，仍獨自傲然挺立，綻放滿樹的繁花，散發出冷冷的幽香。中國歷代以來的詩人，從梅的身上看到自己理想中的人格模式，所以詩人們喜用「清逸」一詞來描寫梅的特質與神韻。梅花象徵著隱逸淡泊與堅貞自守，是古代隱士的表徵，是中國士大夫傳統文化性格的展現，更是所有詩人們共有的一種品質，因此，許棐所交游的江湖詩人中也都顯現出這一種對梅花的共同喜好。

宋人之中喜梅如許棐之甚者並不多見，留傳下來的詩作中詠梅詩就有二十幾首。有寫植梅、品梅之趣者，有描述梅的傲骨與風姿者，有時以梅花來闡述友情或離別之情，有時則以梅來比喻人或詩文……

踏雪尋梅興未償，衣襟賴有隔年香。

銅匱更炷冰花腦，不到孤山也不妨。¹⁶

—許棐〈月澗惠硯滴梅腦〉

第一首詩開頭便以「雪」點出梅花傲立霜雪的堅毅精神，象徵學道君子對

¹⁵ 王安石《梅花》詩：「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¹⁶ 傅璇琮：《全宋詩》第59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6860。



自己理想目標的堅持，即使眼前困難重重，也不會輕易放棄，當效法梅花雖處冰寒仍傲然挺立的精神。前兩句指出在天冷時節，雙腳踏著靄靄白雪外出去尋訪梅花的蹤跡，賞梅的興味雖未能盡償，所幸衣襟上留有梅花的殘香，似乎在邀約來年再度的相會。後兩句則提到用銅做成的器皿裝著點燃的冰花腦，在天寒地凍中帶來陣陣暖意，即使不到杭州孤山欣賞渾然天成的景緻也無傷大雅。

不堪冷照黃昏月，強倚春風作杏粧。

雖得容顏暫時好，欠他肌骨舊來香。¹⁷

—許棐〈紅梅〉

這首七言絕句在描寫梅花的傲骨與風姿。首、次兩句點出在初春時節，天候依然寒冷，昏黃的月色照在身上，一股沁人心骨的寒意讓人不堪忍受；盛開的杏花，姿態嬌艷動人，繁花麗色、胭脂萬點，只有勉強藉著春風作杏花的打扮。第三句說明外表的容貌雖然美麗動人，但只是短暫的，青春是無法永遠留駐在身上。尾句告訴我們唯有自身綻放如梅花般的傲然風骨，所散發出來的清香才真正能感動人心，也才能持之久遠。

倦骨畏寒如畏虎，可曾一步出柴扉。

因迎令尹西郊外，折得梅花滿把歸。¹⁸

—許棐〈迓張宰堯章〉

許棐雖然過得如隱士般的生活，但絕不是避世獨居、不食人間煙火，他關心國家局勢、體察風俗民情，是一位深知民間疾苦，具入世情懷的隱者。首兩句作者自嘲疲倦的身子已不再年輕，害怕氣候的寒冷就好比畏懼惡虎一般，所以也不曾踏出房門一步。末兩句則描寫為了迎接來訪的地方長官，拖著疲倦的身子來到西郊外，此刻身旁正好有野生的梅花，等候時百無聊賴，正好可以賞梅來打發時間，興緻一到隨手摘了滿把的梅花，打算帶回家中繼續賞玩一番。沒想到原本因為天寒而不曾踏出門扉一步，今番為了迎接地方長官而勉強畏寒如畏虎的身子來到西郊，竟然還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說著嘉興太守賢，野梅官柳亦歡然。

¹⁷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64。

¹⁸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64。



貧民不識重租苦，老吏難將一事瞞。

但有詩書堆几上，更無歌舞到樽前。

凡為郡者皆如此，天下何由不治安。¹⁹

—許棐〈上趙克家太守〉

這首七言律詩體現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環境，首聯作者大力讚美嘉興太守的賢明，闡述為政者若能如嘉興太守那般，那麼連種在野地裡的梅花或生長在官府旁的柳樹這樣的植物花草也同樣會感到歡欣喜悅。為何許棐會如此稱讚嘉興太守？頷聯指出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人民被國家的稅賦壓得喘不過氣來，但在嘉興太守治下的貧民百姓，日子雖然過得清苦，卻感受不到稅賦強壓其身之苦，但年歲逐漸老去的太守又能將此事隱瞞多久？頸聯說因為賢明的太守為百姓想盡辦法籌措稅源來減輕官府的重賦，此刻正埋首於茶几上堆滿的詩書典籍，無暇沈迷於酒色、縱情於歌舞。尾聯總結作者的感嘆與期盼，若是所有的為政者皆如嘉興太守那般汲汲於為人民著想，那國家的政治就沒理由不能長治久安了。

（二）交游詩

若從詩的風格取向及交游狀況而言，許棐可說是一位典型的江湖詩人。其身雖處江湖之遠，其心卻時時為天下人、天下事憂煩。他與當時的江湖詩人陳起、高翥、葉紹翁等往來頻繁，時有詩作贈答，許棐的詩又宗晚唐體、四靈，且對當時江湖詩派的領袖人物劉克莊，深為崇拜敬服。許棐的詩作乃從身邊的風情事物切入，偶爾兼用白描手法，風格清新質樸，異於其他江湖詩人，其文學價值亦不容忽視。

1、劉克莊

劉克莊，生於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卒於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享壽八十三歲。初名灼，字潛夫，號後村，福建莆田人。師事真德秀，嘉定二年（1209年）以郭恩補將士郎，後知建陽縣。寶定元年（1225年）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克莊〈落梅〉詩，以詩中寓諷朝政之意，激怒史彌遠，幾得譴，鄭清之力辨得釋，後起復，淳祐六年（1246年），御筭賜同進士出身，揭

¹⁹ 傅璇琮：《全宋詩》第59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6863。



史嵩之罪狀，有直名。克莊與鄭清之、賈似道皆有舊，累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咸淳五年（1269年）致仕，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定。著有《後村集》五十卷，《後村詩話前集》兩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後村別調》一卷。並行於世。²⁰

劉克莊因陳起將其《南岳稿》刊入《江湖集》而詩名大振，早年的詩詞創作就頗負盛名，本身又喜歡與人交游，江湖詩人因此樂於與之往來，加之劉克莊也喜歡提攜、照顧後進，因此，自然而然就吸引許多江湖詩人的跟隨，並視為江湖派的領袖。江湖詩派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戴復古曾評論其詩：「八斗文章用有餘，數車聲譽滿江湖。²¹」劉克莊優異、傑出的創作天份，受到當時許多同輩及後進詩人的仰慕，進而學習仿效，許棐就是其中之一。

春來遊未遍湖山，已是風光一半殘。

細把劉郎詩讀後，鶯花雖好不須看。²²

—許棐〈讀南嶽新稿〉

許棐在閑暇之餘將潛夫的《南嶽稿》細細的品味之後，給予高度的讚賞。前兩句提到春天是出遊的季節，然而大好的湖光山色尚未覽遍，綺麗的風光景緻就如花兒般凋謝大半。後兩句對劉克莊的作品大大地讚譽了一番，說到即使未能盡情欣賞春天的景緻也無妨，只要手裡拿著潛夫的詩作，仔細的拜讀、賞玩，那種欣喜之情，更勝過鶯啼花開的春日景色。

2、陳起

陳起，字宗之，號陳道人或陳解元²³，亦號藝居，南宋臨安府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詳，至遲於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出生，而約於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年）去世，享壽至少有七十歲，共歷經孝宗、光宗、寧宗與理宗四個朝代²⁴。開書肆於錢塘睦親坊，與江湖詩人善，編刊有《江湖集》。理宗寶慶初，史彌遠當政，視集中詩有謗訕，因起大獄，劈《江湖集》版，起

²⁰ 黃韻靜：《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15-16。

²¹ 戴復古：《叢書集成三編·石屏詩集》卷七，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頁537。

²² 傅璇琮：《全宋詩》第59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6852。

²³ 《兩宋名賢小集》中《藝居乙稿》陳起小傳：「陳起字宗之，錢塘人，寧宗時鄉貢第一，人稱『陳解元』，居睦親坊，開肆鬻書，自稱『陳道人』。」

²⁴ 黃韻靜：《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5。



亦流配，且詔禁士大夫作詩。史死後方得赦，重操舊業。今存《藝居乙稿》一卷。²⁵

陳起為人熱情好客，在杭州睦親坊開了一家書鋪，為當時的文人墨客出版詩作，為作品提供一個可以交流的管道。其特殊的身份地位（詩人兼書商），使他結交了不少騷人墨客，有的是隱居山林的閑逸之士，有的是位階不高的官員或幕僚，也有的是遊蕩在江湖的謁客遊士。陳起的書鋪提供了場地，成為江湖詩人聚會交流的中心，加上陳起熱心積極地經營，出借各種書籍，為江湖詩人出版作品，並刊刻推廣，大力的推動江湖詩人們的創作發展，對江湖詩派的形成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陳起與當時江湖詩人間的互動往來極為頻繁，相互之間多有詩文贈答，由葉茵〈贈陳藝居〉、張弋〈夏日從陳宗之借書偶成〉及許棐〈陳宗之迭寄書籍小詩為謝〉等詩來看，陳起的處世態度應頗受詩人們的喜愛，加上品味相當，審美觀又接近，文學風格基本上也近似，故能自然而然地組織、聚合在一起，正所謂「物以類聚」。

六月長安熱似焚，廬中清趣總輸君。

買書人散桐陰晚，卧看風行水上文。²⁶

—許棐〈贈陳宗之〉

首句說六月的長安城熱得似火爐般令人難受，次句說來到您所開設的書鋪享受的是片刻清新的趣味，但總比不上您可以盡情的悠遊於其中。第三句中的「桐陰」似非地名，故將其解為梧桐花蔭。盛開的梧桐花，濃密的花蔭籠罩下好似夜晚的降臨，使得來到書鋪買書的人以為夜晚將至，紛紛散去。尾句直白的說出而你卻自在地躺著，看那人群逐漸散去，卻無動於衷，就像微風吹過水面所形成的波紋那樣，一圈圈慢慢地隨風盪漾，最後消逝的無影無蹤。

百幅吳冰千葉雪，對吟終日不成詩。

憶君同在孤山下，商略春風弄筆時。²⁷

²⁵ 傅璇琮：《全宋詩》第 58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756。

²⁶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48。

²⁷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60。



—許棐〈宗之惠梅窠水玉牋〉

從這首詩看起來，陳起與許棐的交情匪淺，兩人在作學問的道路上亦師亦友，時而切磋琢磨，時而相互評論討教，遇有瓶頸之時也時常互相鼓勵打氣，兩人之間存在的是真友誼也！首兩句提到當許棐的創作陷入瓶頸時，終日苦思冥想，絞盡腦汁仍舊無法作出滿意的詩作，宗之特別贈送了百幅上面綴有梅花圖樣的詩箋給許棐，以略盡好友之情，並適時的給予鼓勵。末兩句許棐回想到與陳起兩人曾經一同來到西湖的孤山之下，商討品評詩作，切磋文筆，那種和悅的氣氛至今依然難以忘懷。

江海歸來二十春，閉門為學轉辛勤。

自憐兩鬢空成白，猶喜雙眸未肯昏。

君有新刊須寄我，我逢佳處必思君。

城南昨夜聞秋雨，又拜新涼到骨恩。²⁸

—許棐〈陳宗之疊寄書籍小詩為謝〉

陳起與許棐不論是在文學創作或人生的道路上一路走來都是相知相惜，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人生難逢一知己。」這樣的緣份交情實屬不易。這是一首謝酬詩，許棐為了感謝好友陳宗之接連寄來新刊編的書籍，因而做了這首小詩做為答謝。首聯作者感嘆從官場退隱來到秦溪隱居轉眼間已過了二十載，這期間緊閉門戶、謝絕來訪，為的就是勤作學問，期望學問能更上一層。頷聯自嘲望著鏡中已然斑白的鬢髮，學問卻沒有絲毫長進，真是可憐這些為了做學問而變白的髮絲，忙了一番到頭來還是白費功夫；可喜的是雙眼仍不服老，對於學問的探求依然目光如炬。頸聯說宗之啊！你若有新出版的書籍一定要寄來給我，每逢讀到好文、佳句必定想起你對我的勉勵與關懷之情。尾聯指出時序入秋，聽聞城南昨夜下了一場雨，這場及時雨為酷熱的天氣帶來一陣涼爽，直透入骨子裡，讓我感到渾身舒暢。

十幅溪藤皺縠紋，梅花夢裡悶氤氳。

裴航莫作瑤臺想，約取希夷共白雲。²⁹

²⁸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68。



－陳起〈紙帳送梅屋小詩戲之〉

紙帳是一種以藤皮螢紙縫製而成的帳子，其頂不用紙，而以稀布為頂，乃取其透氣之意。溪藤指的是剡溪紙，產於浙江剡溪地方有名的一種藤製紙，其面上有著如平靜的水面盪漾著陣陣水波那樣美麗的紋路。首句寫作者送了十幅剡溪產製有著美麗皺縠紋路的藤製紙給許棐，次句作者善用譬喻手法，彷彿梅花化身為仙人來到夢境之中，顯現出一種清靜幽深的境界，在白霧繚繞的氛圍中讓人有一種宛如進入仙境般渺茫的感受。第三句作者用了一個典故，唐長慶年間有一位秀才裴航，因著堅毅的精神克服種種難關，娶得雲英為妻，後雙雙入了玉峰山修煉，最後修成神仙眷侶。在這裡作者將許棐比為裴航，要他不必想著出世成仙，這種機遇乃千載難逢，非常人可遇。尾句告訴許棐只要心中常保清靜無為、凡事任其自然，也可像希夷先生（陳搏）那樣，白雲為伴，過著如仙人般隱逸的生活。陳起特地贈送十幅由剡溪紙做成的紙帳，並作了喻含深意的小詩，除了是對許棐的一種肯定，也有鼓舞的意味在其中吧！

桐陰吟社憶當年，別後攀梅結數椽。

湖海有聲推逸韻，弓旌不至歎遺賢。

兒收殘稿能傳業，自誌平生不愧天。

航便雙魚無復得，夾山西望淚潺湲。³⁰

－陳起〈挽梅屋〉

這首七律充份顯露出作者對許棐的追憶之情，兩人相知相惜大半輩子，一路走來患難與共，如今好友離去，徒然留下千愁萬緒的哀思！首聯作者回想當時同在桐陰詩社的生活點滴，往事仍舊歷歷在目，許棐離開後，來到秦溪之畔過著隱居的生活，居住在以梅枝做為橫樑的屋子。頷聯讚賞許棐作品中具有清逸的韻緻，在當時的文壇享有聲譽；可惜生不逢時，沒遇到伯樂賞識，而讓賢才被埋沒在鄉野之中。頸聯作者撫慰亡者，您遺留下來的作品，你的兒子將會好好整理、收藏，傳承家業並繼續您未完成的志業；您的一生俯仰無愧，已然足矣！尾聯追憶過往詩文之間的書信往來將不復再有；從兩山之間向西遠望，

²⁹ 傅璇琮：《全宋詩》第 58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760。

³⁰ 傅璇琮：《全宋詩》第 58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761。



無限地哀思與蒼茫之感油然而生，不自覺而潸然淚下。

3、高翥

高翥（1170-1241），字九萬，號菊澗，餘姚（今屬浙江）人。幼習科舉，應試不第棄去，以教授為業。因慕禽鳥信天緣習性，名其居處為信天巢，與詩友唱酬為樂。晚年居西湖，理宗淳祐元年卒，年七十二。³¹錢鍾書在《宋詩選註》中評論：「他是江湖派裡比較有才情的作者。³²」黃宗羲《南雷文案》卷一〈景州詩集序〉中也稱讚其為「千年以來餘姚詩人之詩祖。³³」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幼時讀了高翥的〈清明日對酒〉詩，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歸兒女笑燈前」，觸其機杼，哽噎不復成誦。³⁴

歸買秦溪屋一間，才如都下僦樓寬。

門前養草如花賞，壁上黏碑當畫看。

自改舊詩多未穩，獨斟新酒不成歡。

髯仙只在淵明宅，泥濘相邀寸步難。³⁵

—許棐〈招高菊澗一時在縣齋〉

許棐在縣衙當官時曾與高翥有一段往來，至於在官府中擔任何種官職則無從考證起，因《宋史》無其傳。許棐是在縣衙內的書房寫作這首七言律詩，當時他應該正準備歸隱田園，正好高翥來訪，便略盡地主之誼應接招待，而作了這首詩。首聯描寫作者為了辭去官職後的生活打算，事先就回到秦溪買了一間房子做為將來安身之用，但房子並不寬敞，大小僅僅如京城中用來出租的屋子那般。頷聯則簡單說明居家環境，門前是一大片草地，或許因即將歸隱，內心輕鬆踏實，因此，即便雜草橫門檻，在許棐的眼裡這片雜草有如美麗的花朵般賞心悅目；屋裡的牆壁上貼滿了碑帖，就充當畫作欣賞。頸聯自評往昔所作的詩，現在拿來重新修改，發現仍有許多未穩當之處；獨自斟著新釀的酒，內心暗然不悅。尾聯感嘆像東晉隱逸詩人陶淵明那般鬚多而長、貌似仙人的長者，

³¹ 傅璇琮：《全宋詩》第55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4117。

³² 錢鍾書：《宋詩選註》，臺北：木鐸出版社，1984年，頁276。

³³ 黃宗羲：《叢書集成三編·南雷文案》第5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300。

³⁴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54年，頁500。

³⁵ 傅璇琮：《全宋詩》第59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6855。



想要邀請他們來寒舍作客也因為地面滿是淤積的爛泥寸步難行而作罷。

4、葉紹翁

葉紹翁，字嗣宗，號靖逸，祖籍建安，《四朝聞見錄》自署龍泉（今屬浙江）。從葉適學，與真德秀、葛天民交甚密。仕歷不詳，後棄官居西湖。有《四朝聞見錄》五卷，詩多散佚，僅《江湖小集》中存《靖逸小稿》一卷。³⁶

葉紹翁屬江湖派詩人，詩以七言絕句為佳，其〈游園不值〉為上乘之作，歷來廣為人們所傳誦，「應嫌屐齒印蒼苔，十扣柴門久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³⁷」成語「紅杏出牆」典故就是出自於此。其他詩作有描寫農家生活點滴的〈田家三咏〉，詞淺而意遠，耐人尋味。也有寫小兒夜挑促織，形象生動鮮明，反映出作客他鄉的孤寂。

借得城居一丈寬，五車書向腹中安。

聲華馥似當風桂，氣味清於著露蘭。

朝士時將餘俸贈，鋪家傳得近詩刊。

回看舊隱西湖上，誰伴沙鷗度歲寒。³⁸

—許棐〈贈葉靖逸〉

這是許棐寫給葉紹翁的一首七言律詩，紹翁在光宗至寧宗期間曾在朝廷做過小官，至於何種官職則無從考證。首聯寫紹翁借住在城中僅有一丈寬的房子裡，因有滿腹才學，而能安然自在。頷聯作者讚揚靖逸先生在文壇上享有的聲譽像迎風吹來的桂花香一樣濃烈，身上散發出文人的氣質如同清晨沾著露水的蘭花般清新。葉紹翁雖然在朝廷只做過微小的官職，但詩的風評及人緣在官員之間卻頗受讚賞，因此，頸聯主要描寫朝廷官員因喜愛靖逸先生的詩，常拿著餘俸來請他作詩，所以書店才得以將靖逸先生近期的詩作刊刻出版。尾聯回想起往昔還未成名時隱居在西湖邊上，只有沙鷗陪伴身旁度過冷冽的寒冬。

³⁶ 傅璇琮：《全宋詩》第 5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5134。

³⁷ 傅璇琮：《全宋詩》第 5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5135。

³⁸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43。



四、許棐生命觀的展現

(一)「貧」在生命中的示現

許棐《梅屋書目》自序：「余貧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無不市；人有奇編，見無不錄，故環室皆書也。³⁹」他在書序中自述雖處貧困，但愛書成癡，舊有累積的已有千餘卷，書店中一有新出版的書，只要他知道了，無不買回來收藏；有特殊編排的書，只要見著了，也無不買回來收錄，所以整間房子滿滿都是收藏的書。他認為人生匆匆不過百年，何苦讓自己陷於物慾的追逐與妄想，若真要有所貪求，寧可因貪圖獲得世上所有的書籍而忍受饑寒交迫的窘境甚或因此而終生勞碌奔波。

或曰：嗜書好貨，均為一貪。貪書而饑，不若貪貨而飽；貪書而勞，不若貪貨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⁴⁰

其實，貧富不過是人生的一種形態而已，所謂知足者富，不知足者則常處於貧也。大部份的人以「貧」為恥，所以覺得生活中到處充滿無邊的苦惱；僅有少部份的人認為「貧」乃平常事也，人生當中處處可見，所以能自得其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云：「貧，財分少也。⁴¹」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為貧字作了注解：「謂財分而少也。合則見多，分則見少。富，備也，厚也。則貧者，不備，不厚之謂。⁴²」有人誤以為錢財乃是萬能，於是忍受不住沒了錢財的拮据與無奈，心中渴望擁有數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讓其能盡情地享受與花費，山珍海味、綾羅綢緞、豪宅名車等，汲汲地想脫貧致富，冥思苦想為了就是找到致富的門路，殫精竭慮為得就是圖謀個人利益，終其一生換來的卻是顛沛流離，最後還不是如「孫悟空難脫佛陀五指山」一般脫離不了「貧」字所設下的束縛。

生活在南宋晚期的許棐似乎早已參透這一層道理，一生與貧為友而能安然

³⁹ 許棐《獻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15。

⁴⁰ 許棐《獻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15。

⁴¹ 許慎撰、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285。

⁴² 許慎撰、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285。



自在，慕古賢達，寄其心志於「書」當中，盡情地學習聖賢之道，這不禁又讓人聯想起春秋戰國時的顏回夫子。《論語·雍也篇》中說：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⁴³

孔子反復地稱讚顏回之賢，因其處於物質生活極端艱苦、居住環境又極其簡陋的情境之下，人不堪其憂，回仍然不為所動而不改其樂。《莊子·雜篇·讓王》中有一段假託孔、顏師徒間的對話來闡述安貧樂道、樂以忘憂的心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⁴⁴

顏回所重者非外在功名富貴或物質的享受，他所當然重者乃是對夫子之道的嚮往與追求，所以「有田足以給飭粥；有田足以為絲麻」，生活日用已然足矣，加以學習之餘「鼓琴足以自娛」，如此的自得其樂，安於貧而樂於道也。在許棐身上，隱約可見顏回夫子的身影，兩人之間對「道」的渴慕，使他們忘卻了外在環境的困頓對他們所造成的束縛。人生如白駒過隙、恍然易逝，唯有精神層面的充實與富足，才是真正值得投注一生的事業。

（二）生命層次的躍昇

許棐《梅屋書目》序：

予少安於貧，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予之貧，鬼不挪揄予之貧，書之賜也，如彼百年，何樂之有哉？⁴⁵

許棐以幽默的態度來看待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對於貧困，大部份的人都將之視為毒蛇猛獸，唯恐避之而不及，有者形之於聲色，有者暗自嘲諷。若不幸而身處貧困，你會以什麼樣的心態來處之呢？這的確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關於「貧」，許棐為我們示現了他的生活智慧。許棐是一位極其喜書之人，藏書數千卷，與吳興周密在當時並稱為「藏書家」，他將「人不鄙夷予之

⁴³ 南懷瑾：《論語別裁》，臺北：考古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頁422。

⁴⁴ 張耿光：《莊子》，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頁608。

⁴⁵ 許棐：《獻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215。



貧，鬼不擲揄予之貧」歸功於「書之賜也」，因為他深知「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道理。許棐在面對人生的困境仍能以樂觀的態度、幽默的筆觸來調侃自己，顯現出超然的人生智慧。

清代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到：

古今之作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當作『驀然回首』），那人正（當作『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⁴⁶

這三種不論是欲成就大事業或大學問的境界，對許棐自述因處於貧窮、困頓之境，所體悟到的人生境界正好可以相比擬。

第一種人生境界：「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⁴⁷」少年時的貧窮對許棐而言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遭遇，一個人獨自站在高樓，面對未來的人生路途，看似迷茫，彷彿一條不知盡頭的天涯路。為了追尋聖賢之道，只有勇於登高遠望，才能清楚地找到目標，也唯有不懼怕孤獨寂寞、安於貧困最終才能有所成就。此時的心境「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貧窮是一種無奈的現實，對他而言是一種最真實的現狀，一種既定的潛在規則，不能改變而只好安於這種現實。

第二種人生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⁴⁸」步入壯年的許棐，人生的目標方向已經底定，為了追尋真理，為了心中所欲達致的理想境界，將身心靈全然的投入，如孔子讀《周易》韋編三絕一般，已經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即使身體消瘦導致衣帶寬鬆也不後悔，即使身體顯得憔悴也在所不惜。外在一切的物質享樂對許棐來說都不再重要，他已然樂在其中，而忘了何謂憂愁。此時的心境「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山已經不再是純粹文意上的山，水也不再是純粹文意上的水了。貧窮不再是貧窮本身，它不過是一個形容詞，如雪片沾身，陽光照射自然化為虛無。其中深意，言語文字實難表述，而

⁴⁶ 施儀對：《人間詞話譯注》，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年，頁84。

⁴⁷ 晏殊，《蝶戀花》：「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

⁴⁸ 柳永，《鳳梧桐》：「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裡，無言誰會憑闌意？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是多了一份覺醒，多了一種人生體悟。

第三種人生境界：「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⁴⁹已然邁入殘燭之年的許棐，傾其一生追求「聖賢之道」，早已忘卻「貧」對他一生的影響。經過長期努力的奮鬥，似有所得、又似無所得，茫然困惑之際，一點靈光照破眼前的無明黑暗，彷彿 悉達多太子經過一番苦行修煉，終於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證道般。這樣的一種覺悟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驀然回首，「它」就在燈火闌珊處。此時的心境「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一種洞察世事後的返璞歸真，在許棐眼裡，「貧」，已然是具有深度內涵意義的一種存在。

五、結語

白居易與蘇軾分屬不同朝代的兩位大文人，為許棐示現雖身處逆境而心不動的境界，這是經過一番生命的淬煉才能達致的高度。南宋晚期因為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才有四靈與江湖詩派的出現，南宋亡國前夕詩壇上出現一批愛國詩人，以其血淚編寫一篇篇動人而又哀怨的生命樂章。

「梅」的孤高自傲，象徵君子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是隱士的表徵，是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化性格的展現，是所有詩人們共有的一種氣質神韻。從許棐所歸屬的江湖詩人身上展露出這種對梅花的共同喜好，他們身上自然散發出象徵著梅花高雅芬芳的精神氣韻。身雖出世，卻心繫家國人民；雖處江湖之遠，心卻憂天下人之憂。

許棐一生脫離不了貧的束縛，常人若是如此，早已滿腹牢騷、怨天尤人，但他卻能安然自若，如顏回般安貧樂道，專注在學問道德處下功夫。許棐為我們示現生命的三個層次，「少安於貧、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一個淬煉的過程，看出他生命的火候，展現出生命的韌性。其實「貧」始終沒有將他束縛，被束縛的是你我，他的心早已超脫物外，而我們的心卻還在物中打轉。許棐雖是一位典型的江湖派詩人，但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會發現又與其他江湖詩人有所不同。許棐的創作手法習慣從週遭切入，描寫身邊的風俗民情，語法直

⁴⁹ 辛棄疾，《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白，風格清新，文學價值其實是不容忽視的，可惜未能在南宋詩壇發光發熱，期待後世能有更多人投入研究，將其思想、作品傳揚下去。



附錄

許棐年譜（初稿）

西元年	南宋在位國君	年號 / 年	許棐年齡 / 大事紀	南宋大事紀
1189	宋孝宗 (趙昚)	淳熙十六年	出生 (推測)	盧溝橋開始建設。
1190	宋光宗 (趙惇)	紹熙元年	二歲	趙師秀(被譽為永嘉四靈之冠)登進士。
1199	宋寧宗 (趙擴)	慶元五年	十一歲	方岳出生, 江湖詩人中擅長山水田園詩, 富愛國情操。
1206	宋寧宗 (趙擴)	開禧二年	十八歲	1. 宋伐金失敗, 標誌著南宋政權直線走向衰亡。 2. 訂定「嘉定和議」。
1208	宋寧宗 (趙擴)	嘉定元年	二十歲	三月宋金議和, 宋朝大量增加歲幣給金朝。
1209	宋寧宗 (趙擴)	嘉定二年	二十一歲	1.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逝世。 2. 陳起《江湖集》面世。 3. 江湖詩派形成。
1224	宋寧宗 (趙擴)	嘉定十七年	時年三十六歲, 辭官移居秦溪, 歸隱後在秦溪過了 25 年讀書生活。	1. 閏八月宋寧宗病逝。 2. 霽川之變。
1225	宋理宗 (趙昀)	寶慶元年	三十七歲	發生江湖詩禍, 劉克莊、陳起、曾極、敖陶孫等人受到牽連。
1227	宋理宗 (趙昀)	寶慶三年	時三十九歲, 所築之梅屋毀於震凌。	
1230	宋理宗 (趙昀)	紹定三年	四十二歲	蒙古軍攻破南宋劍外和州。



許棐年譜（初稿）

1232	宋理宗 (趙昀)	紹定五年	四十四歲	理宗受蒙古之邀共同伐金。
1234	宋理宗 (趙昀)	端平元年	1.集詩成《梅屋詩稿》。2.端平元年至嘉熙三年(1239年)期間,集詩近30首,並綴數文為《融春小綴》。	1.南宋與蒙古聯軍攻克蔡州,金朝滅亡。 2.南宋「端平入洛」,被蒙古軍大敗而回。
1243	宋理宗 (趙昀)	淳祐三年	嘉熙三年至淳祐三年,得詩近20首,集為《梅屋第三稿》。	蒙古軍佔領四川大部份領土(淳祐元年,西元1241年)。
1244	宋理宗 (趙昀)	淳祐四年	1.錄一春所作詩四、五十篇,尋求藝居吟友(陳起)印可。 2.春得詩四十餘篇,結為《梅屋第四稿》。	
1246	宋理宗 (趙昀)	淳祐六年	時年五十七歲。	江湖派詩人趙汝鏞逝世。
1249	宋理宗 (趙昀)	淳祐九年	逝世,享壽六十歲。	



參考書目

一、書籍（依姓名筆劃排列）

- 王偉勇：《南宋詞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 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0。
- 李曰剛：《中國詩歌流變史》上下冊，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 吳庚舜：《唐代文學史》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 沈季友編，《樵李詩繫》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南懷瑾述著：《論語別裁》，臺北：考古文化事業公司，2004。
- 施儀對譯注，《人間詞話譯注》，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 馬積高、黃鈞：《中國古代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 孫望、常國武主編，《宋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 許慎撰、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 曹庭棟編：《欽定四庫全書·宋百家詩存》，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
- 曹庭棟編，《宋百家詩存》卷卅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張毅編：《宋代文學研究》下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張耿光譯注：《莊子》，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
- 陳滿銘：《唐宋詩詞評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
- 傅璇琮編：《全宋詩》第 55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傅璇琮編：《全宋詩》第 5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傅璇琮編：《全宋詩》第 58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傅璇琮編：《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黃宗羲：《叢書集成三編·南雷文案》第 5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黃韻靜：《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臺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詹鏌：《唐宋詩詞常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錢鍾書註：《宋詩選註》，臺北：木鐸出版社，1984。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54。

二、論文（依姓名筆劃排列）

李玲瑤：《南宋高翥詩歌研究》，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陳杏玫：《南宋四靈詩派與江湖詩派之研究》，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三、期刊（依姓名筆劃排列）

內山精也：〈宋代刻書業的發展與宋詩的近世化現象〉，《東華漢學》第 11 期，2010。

尚永亮：〈蘇軾與白居易的文化關聯及差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1 期，2010。

曾維剛：〈論許棐及其詩〉，《文學遺產》第 2 期，2010。

